

新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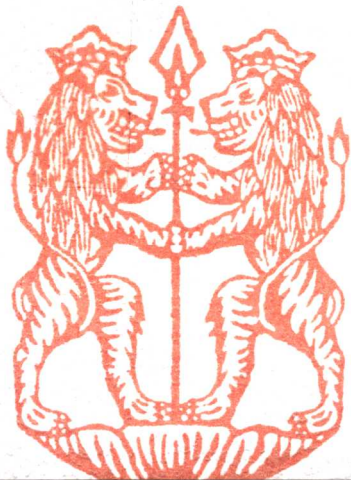


新世纪万有文库

莫斯科的 伪善者们

契诃夫著 田大畏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莫斯科的伪善者们

契诃夫散文集

田大畏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斯科的伪善者们：契诃夫散文集/（俄）契诃夫著；
田大畏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4756-4

I. 莫… II. ①契… ②田… III. 散文-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938 号

总 顾 问	陈 原	王元化	李慎之	任继愈	刘 果	于金兰
学 术 指 导	顾廷龙	程千帆	周一良	傅璇琮	李学勤	徐苹芳
	傅熹年	黄永年				（传统文化书系）
	金克木	唐振常	丁伟志	黄 裳	董 桥	劳祖德
	朱维铮	林载爵				（近世文化书系）
	董乐山	殷叙彝	陈乐民	蓝英年	汪子嵩	赵一凡
	杜小真	林道群				（外国文化书系）
学 术 策 划	王 士	林 夕	柳 叶			
文 库 工 作 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俞晓群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 数	192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9.8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

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

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风靡一时，至今余响不绝。我们照抄原名，冠以“新世纪”，以示时代差异，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

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万有”一词再恰当不过。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万有引力”一样，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不叫“万有”，还叫什么！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同人的聪明才智，并且乐于承继。

要承继的，不仅是一个名称。当年编辑《万有文库》时，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有蔡子民、胡适之、吴稚晖、杨杏佛、张菊生、高梦旦等三十余人。我们这一代人，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无论是“比不得”还是“不可比”，专家都非请不可，于是也有了陈原、王元化、李慎之、顾廷龙、金克木、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当然，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也无此能力；他们是冲着“新世纪万有文库”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感到，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

在出版、发行方式上，也有不少承继。六十年前，商务的《万有文库》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我

们今天大体仿此，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在这“豪华本”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向读者提出“你的简装书来了”，不免悖时。但看到当年的“万有文库”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也就有了信心。做出版，原是要做“长命”的事。“商务”诸前贤，当年筹划种种，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

较多不同前人的，大概是内容。《新世纪万有文库》大别为三：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我们所收，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书名雷同者至夥，但在“新世纪”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校审更精。文本皆系“白文”，后人注释例不收录，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

近世文化书系，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这一部分，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新世纪”之需要。过去的年代中，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希望有了这些书籍，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

外国文化书系，面广流长，颇难抉择，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重译重出，似无必要。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另外，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小作品，以及近人新作，或名著另译，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揆诸现状，吸收外国文化，仍然要在启蒙，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

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自可省力多多。然而古今毕竟异时，新旧究实不同。我们汲深绹短，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只是如文前所说，“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通人雅士，幸有以教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译者前记

田大畏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1860 年 1 月 29 日生于俄国罗斯托夫省塔干罗格市。1879 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 年毕业。一面行医,一面从事文学创作。1890 年去萨哈林(库页)岛考察。1892 年定居在莫斯科省的梅利霍沃庄园,1898 年迁居雅尔塔。1901 年同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克尼碧尔结婚。契诃夫早年即患有肺结核病,1904 年 6 月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 月 15 日逝世。

契诃夫 19 岁起就为刊物撰写幽默小品和短篇小说,19 世纪 80 年代已有大量小说和剧本问世,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初是他创作的全盛期。契诃夫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小说和剧本基本都已译成中文,许多作品深受我国读者和观众喜爱。他的散文作品,我国介绍不多,重要著作《萨哈林岛》还没有中文译本。通过这本《散文集》,读者可以看到契诃夫在这一文学领域中的成就。

这本契诃夫的散文集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1890 年契诃夫赴萨哈林岛途中写的《寄自西伯利亚》和返回莫斯科以后写的《萨哈林岛》(摘译);第二部分是几篇评论和讽刺小品;最后一部分是书信。除了部分书信和《普尔热瓦尔斯基》一篇短文外,都未见到有中文译文。

《寄自西伯利亚》共 9 篇,是作者赴萨哈林岛(库页岛)途经东西伯利亚时寄回莫斯科的旅途随笔,陆续在《新时报》发表。人民的苦难和官吏的专横,引起了作者的忧思和愤慨,但一路所见的风光和人物又给

了他无限的惊喜，笔调总的说是轻快的，和《萨哈林岛》大不一样。从样式上说，这也许是契诃夫唯一的一组纯散文作品。我原来只打算选择其中几篇，但欲罢不能，还是把它译完了。我觉得第九篇写得尤其优美，写叶尼赛河，写泰加森林，几乎是散文诗。

《萨哈林岛》原作共23章，约20多万字，篇幅太大，我只译出了其中的11章（第1、2、4、5、6、8、11、14、16、17、21章）。作者在多处写有附注，有的很长，基本是资料性的，所以略去不译。如果出全译本，当然是应补上的。作者在岛上逗留了三个月零两天，单枪匹马地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查阅了大量资料，花了一年多时间写成了这本书。这是契诃夫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花的时间也最长。萨哈林岛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太强烈了，太沉重了，他力求尽量详细确凿地揭露流放苦役地的诸种弊端，以便引起社会注意，对改变岛上的状况起到实际作用。作者说他是在写一本学术著作，实际上这是一本科学和艺术相结合的著作，在冷峻、客观的叙述中透露出强烈的感情。其中的第五章以及另外一些段落可以说是典型的“契诃夫式”的文学素描。这本书在当时的俄国确实引起了广泛注意，俄国政府为此还专门派了一个委员会到萨哈林岛上去进行整顿；契诃夫因此认为这部作品比自己的纯艺术作品更有价值。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常常引用契诃夫这本书的内容对不同时代的两个“岛”的情形作对比。书中所讲的事实和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都比较疏远了，但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还是会有兴趣的。我翻译这部作品，开始也担心缺乏可读性，但越译下去越能领会到它的抒情意味，它的感染力，也被作者的勇气，责任感，人道精神……所打动。契诃夫的小说，剧本，过去读了一些，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契诃夫的形象，读了《萨哈林岛》，好像发现了另外一个契诃夫，如有可能，还是想把它全文翻译出来的。

本集第二部分是六篇短文。《纵犬捕狼》和《在莫斯科》属讽刺小品，《莫斯科的伪善者们》，《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我们的乞讨行为》，《魔术师》属时评或政论。契诃夫早年写过大量幽默小品，《纵犬捕

狼》(1882年以“安托沙·契”笔名发表)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沙俄政治空气低沉,书刊审查制度严厉,流行的幽默刊物上只能就市民生活中的琐事发表一些笑料和议论。《纵犬捕狼》讽刺的对象也是这类“琐事”,但读者可以看出,它已远远超出一般的挖苦与嘲弄,已经上升到人性和社会批判的高度。契诃夫从滑稽报刊撰稿人中脱颖而出,终于成为文学大师,从这篇小文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契诃夫有许多表现“小人物”的屈辱,痛苦,贫困的小说,都是采取客观描述的手法,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而他在政论《莫斯科的伪善者们》(1888年发表,无署名)一文中却挺身而出,充当“小人物”的代言人,直斥商人们的伪善行径。当时某些人批评契诃夫无倾向,无原则,政治冷淡,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悼念俄国地理学家、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短文,是这几篇散文中最重要的一篇。这是在《新时报》上登出的一篇既无标题又无署名的悼文,作者呼唤为崇高目标献身的英雄,渴望振奋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文中提出的要求,契诃夫是身体力行的;他不顾体弱和旅途艰辛,只身去萨哈林,他参加赈济饥荒和扑灭霍乱的工作,支持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以及为支持高尔基而放弃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证明他自己就不愧为“体现着最崇高的道德力量的献身者”。

《我们的乞讨行为》是和上面那篇文章同年发表的一篇社评,也没有署名。它针砭19世纪俄国的社会风气,把社会上盛行的“拿”和“要”和街头行乞相提并论,从具体问题扩而论及俄罗斯人的国民性。很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些事今天听起来颇为耳熟,只是表现形式略有不同罢了。

评论文《魔术师》把当时俄国动物学界的权威波格丹诺夫也刺了一下,当然,波格丹诺夫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契诃夫反对他的学阀作风(他向《新时报》投稿时对苏沃林如是说),但批评的直接对象不是他本人。契诃夫赞美真正的科学家和科学的成就,对科学界的市侩作风和弄虚作假则是深恶痛绝的,在这篇文章中给予了精细的鞭辟入里的剖析。

契诃夫一向厌恶那种庸俗懦弱、精神空虚、华而不实的“知识分子”，90年代以后更甚。1891年以假名发表的小品文《在莫斯科》给这类“知识分子”画了一张漫画。他用的假名“基斯利亚耶夫”也是内含讽刺的，有“酸溜溜”，“萎靡不振”，“无病呻吟”等意思。文中屡屡提到的“中心思想”，“端正的方向”，“斗争”，“信念”等等，显然是对某些自命不凡的人物的揶揄，也是对他们的批评的回敬。从本集第三部分收入的写给普列谢耶夫，苏沃林，拉甫罗夫等人的信里，可以看出契诃夫对这类批评的愤慨。

契诃夫这些杂文，除《纵犬捕狼》用了通常的笔名外，发表时都没有署真名或根本不署名，人们长期不知道作者是谁。契诃夫的小说、戏剧作品令人觉得作者是一个含蓄、委婉的人；他1890年4月写给拉甫罗夫的信，也强调自己是一个“谦恭的作家”，对于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未能做任何事情”，其实他的内心是火热的，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多次以辛辣尖锐的文字，嘻笑怒骂，仗义执言，只是当时不愿公开身份。在翻译这些文章之前，我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的。

本集第三部分收入契诃夫写给两个哥哥的信各1封，致基谢列娃信1封，致普列谢耶夫信两封，致苏沃林信7封，致敏希科夫、苏姆巴托夫、尤仁、拉甫罗夫信各1封，共15封。契诃夫写信之勤，之多，实在惊人。在他的全集中占了3卷，粗略数一下有600多封，一生主要经历和思想都反映在信上，许多信本身就是很好的散文和论文。这本《散文集》里自然只能选译很少几封。苏联出版过一本契诃夫论文学的书信集（也收入了《普尔热瓦斯基》一文），曾由汝龙先生译成中文。这里选入的15封信不光是论文学的，还有那本书信集里未收的谈为人、谈政治的信函。

契诃夫给两个哥哥写的苦口婆心的信，读起来很叫人感动。他劝诫兄长应成为有教养的人，克服性格中的专制主义痼疾。他的期望可惜都落空了。契诃夫极看重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教养。把这两封信和前面的小品文《在莫斯科》连在一起读，便更能理解契诃夫对两位兄长批评的深意。

契诃夫写给他长期的密友出版家阿·苏沃林的信极多,这里选了3封有关萨哈林之行的,1封关于左拉和德雷福斯事件的,3封关于文学的。契诃夫写给苏沃林的大量信件也许可以说是这位作家全部书信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契诃夫1886年起成为苏沃林的具有民族沙文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报纸《新时报》的撰稿人并长期与苏沃林密切交往。两人在观点上时有明显分歧,但在文学和日常生活上保持着牢固的友谊。苏沃林不赞成契诃夫去萨哈林,但契诃夫完全是靠他的资助以《新时报》记者身份实现了这次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重大影响的远行。这里译出的抨击性小品和论文大多是在《新时报》发表的。最后契诃夫终于疏远了苏沃林,不再为他的报纸撰稿,但两人仍有友好书信来往,直到契诃夫去世的前一年(1903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契诃夫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较早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如弗·叶尔米洛夫,把苏沃林直接称为契诃夫的“温柔的敌人”,认为他和契诃夫接近是为了阻碍他思想的进步,极力使他接受反动观点……等等,显得有些简单化和绝对化。较后的(80年代的)研究著作对两人接近的原因做了看来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

给另外几人的关于文学的信,反映了契诃夫的主要观点。他论人论文,即使对当时已是文学泰斗的托尔斯泰也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直言不讳,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托尔斯泰的尊敬和感情。对于初出茅庐的高尔基也是既有称赞,也有相当苛刻的评论。反映在书信中的高度教养,坦诚,真挚,朋友间既有争论又十分亲切的关系,都是令人神往的。契诃夫的信中偶尔也涉及国际政治,相信我国读者对这位19世纪的俄国文学家的几句未必确当的议论是能给以宽容 and 理解的。

这个散文集的注释,除极个别外,都是译者根据俄文《契诃夫全集》的附录和其它资料加的。注文排在每篇文章或长篇文章的各节之末,敬请读者注意。

目 录

译者前记

田大畏

第一部分 随笔与札记	1
寄自西伯利亚	3
萨哈林岛(旅途札记摘抄)	42
第二部分 小品与评论	175
纵犬捕狼	177
莫斯科的伪善者们	183
[尼·米·普尔热瓦斯基]	186
我们的乞讨行为	189
魔术师	192
在莫斯科	202
第三部分 书信	211
致尼·巴·契诃夫(1886, 3, 莫斯科)	213
致亚·巴·契诃夫(1889, 1, 2, 莫斯科)	218
致玛·符·基谢列娃(1887, 1, 14, 莫斯科)	222
致阿·尼·普列谢耶夫(1888, 10, 4, 莫斯科)	228
致阿·尼·普列谢耶夫(1890, 2, 15, 莫斯科)	230
致阿·谢·苏沃林(1888, 10, 27, 莫斯科)	231
致阿·谢·苏沃林(1890, 3, 9, 莫斯科)	233
致阿·谢·苏沃林(1890, 4, 1, 莫斯科)	236

致阿·谢·苏沃林(1890, 6, 27, 布拉戈维申斯克)	237
致阿·谢·苏沃林(1890, 10, 9, 莫斯科)	240
致阿·谢·苏沃林(1891, 9, 8, 莫斯科)	243
致阿·谢·苏沃林(1898, 2, 6, 尼斯)	245
致武·米·拉甫罗夫(1890, 4, 10, 莫斯科)	248
致米·奥·敏希科夫(1900, 1, 28, 雅尔塔)	251
致亚·伊·苏姆巴托夫-尤仁(1903, 2, 26, 雅尔塔)	253

第一部分 随笔与札记



寄自西伯利亚^①

“你们西伯利亚为什么这样冷?”

“是老天爷的安排!”赶车的回答。

是啊,已经是五月,在俄罗斯^②,森林翠绿,夜莺歌唱,南方的金合欢和丁香早已经开花,可是在这里,从秋明到托姆斯克^③的路上,是褐色的土地,光秃秃的森林,湖上结着无光泽的冰,河岸上和沟壑里还有积雪……

然而我一生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飞禽。我看见野鸭在田野上漫步,在水洼和路沟里游泳;马车几乎到了身边,它们才振起翅膀,懒洋洋地飞进桦林。寂静中,忽然传来熟悉而悦耳的唤声,抬头看,见到不高的上空飞着一对仙鹤;不知为什么感到一股忧伤。一群大雁飞过,一行美丽的白天鹅飞过……处处听到鹬鸟的哀鸣,鸥鸟的哭泣……

我们的马车超过两辆篷车和一群拖家带口的农民。这是移居者。

“哪省来的?”

“库尔斯克省^④的。”

一个样子与众不同的农民慢腾腾地走在最后。他剃光了下巴,嘴上留着灰白的胡子,粗呢外衣背后缝着一块不知有什么用的盖片;腋下夹着两把用布裹着的小提琴。用不着问他是谁,提

琴是哪儿来的。准是一个不务正业、不老成、多病、怕冷、贪杯、胆小的家伙，先跟着父亲后跟着哥哥当了一辈子没用的多余人。没让他分家，没给他娶媳妇……因为没出息！干活他怕冷，两杯下肚就迷糊，成天瞎说八道，只会拉小提琴，再就是跟娃娃们在炉炕上逗着玩。他在酒馆里，婚礼上，庄稼地里拉琴，而且拉得还不赖！这回哥哥把房子、牲口和全部家当都卖了，带着家小前往遥远的西伯利亚。这个光棍也跟来了，不然没处去呀。他带上了两把提琴……到了那里，他将在西伯利亚的寒冷中冻病，死掉，悄悄地，无声无息地，以至没人会注意到。他的那两把曾给乡亲们带来欢乐和忧伤的小提琴将以二十戈比的价钱卖给一个外乡的文书或者流刑犯；外乡人的孩子们将会扯断琴弦，掰坏琴马，往琴肚子里灌水……魂兮归来，大叔！

还在乘轮船在卡马河^⑤上航行的时候，我就见过一些移居者。记得一个留着浅褐色大胡子的四十来岁的农民；他坐在轮船的长椅上；脚底下放着几只装家什的口袋，穿着树皮鞋的孩子们躺在口袋上，在从荒凉的卡马河岸上吹来的刺骨寒风中缩成一团。他脸上带着“听天由命”的表情。眼神含着讥讽，但这讥讽是对着自身，是对着自己的心灵，是对着如此残忍地欺骗了他的往昔岁月。

“不会更糟了！”他说，只用上嘴唇显出一丝微笑。

你不搭腔，也不问什么，但是过一会儿他又说：

“不会更糟了！”

“还会更糟！”坐在另一条长椅上的目光锐利的红头发移居农民说。“还会更糟的！”

眼前这些在大路上挨着篷车缓缓行走的人们却都沉默不语。脸色严肃而专注……我看着他们，心里在想：只有不平凡的人，只有英雄才能与他们感到不正常的生活永远决裂，为此而离乡背井，舍弃家园……

过了不久，我们赶过了一队押解途中的犯人。三、四十名犯人沿大路徒步前进，镣铐银铛，两旁是持枪的士兵，后面有两辆运东西的大车。一名犯人像是一个亚美尼亚司祭，另一名高个、鹰勾鼻子、大额头的，我好像在哪里的药房柜台后面见过，还有一个，脸色像严守斋戒的修士——苍白，虚弱，严肃。来不及细看所有的人。犯人和士兵们都已筋疲力尽：路坏，走不动……离他们将要住宿的村庄还有十俄里。一进村，他们将匆忙塞进点吃的，灌一肚子砖茶，倒头就睡，而臭虫——疲劳而瞌睡的人们最凶恶最难对付的敌人——立刻就会把他们包围。

傍晚，地面开始上冻，烂泥变成硬坷拉。马车又蹦又跳，发出各种调门的隆隆声和轧轧声。冷！没有人家，没有行人……黑暗的旷野没有任何动静，没有任何声音，只听见车轮撞击着冻结的大地，还有被点烟卷的火光惊醒的两三只路旁的野鸭扑棱一声飞起的声音……

车抵河岸。需要摆渡。岸边不见人影。

“划到那边去了，长大疮的！”赶车的说。“来吧，老爷，咱们吼吧。”

不管是因为疼痛而喊叫也罢，是哭泣也罢，是呼救也罢，凡是喊，这里都说是“吼”，因此在西伯利亚不仅熊吼，连麻雀、老鼠也吼。“遇见猫就吼起来”，——这说的是老鼠。

我们开始吼。河很宽，黑暗中看不见对岸……河上的潮气使两腿变得冰凉，接着使全身都变得冰凉……我们吼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渡船还是没影。这水，这满天的星斗，这沉重的坟墓般的寂静很快使人感到厌倦了。由于无聊，我和赶车的的老大爷交谈，知道了他十六岁结婚，有过十八个孩子，只有三个死了；他爹妈都还在；父亲和母亲是“基尔热克”——即分裂派教徒^⑥，不抽烟，一辈子除了伊希姆以外没有见过任何城市，而他，老大爷，因为是小辈，允许自己抽着玩玩。我从他那里知道了，这条